

战争是这样开始的



战争是这样开始的

宁清民、肖 兵、陶登魁 合译
曹亚克、曹继荣、崔幼军
肖 兵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六月

Т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ОЙНА

МАРШ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Х. БАГРАМЯН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71.

战争是这样开始的

[苏] 巴格拉米扬 著

宁清民、肖兵、陶登魁

曹亚克、曹继荣、崔幼军

合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8 插图4张 字数360,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100 定价1.80元

统一书号 5319·21

出版说明

《战争是这样开始的》一书作者И·Х·巴格拉米扬(1897—1982)，苏联元帅，卫国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伟大卫国战争中，担任过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方面军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方面军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后历任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员、国防部总监、国防部副部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兼武装力量后勤部长、苏联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察员。

本书于1971年出版，全书共四章。书中所写的事件，从1940年8月开始，到1941年冬季结束。详细地叙述了基辅特别军区（战争爆发后改编为西南方面军）部队战前准备和战争初期的作战行动，着重描写了基辅保卫战的全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详细情况。比较真实生动，对研究战争初期问题和战略防御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作者在书中对自己和他人作了不同程度的吹嘘，请在阅读时注意辨别。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目 录

致读者	(1)
第一章 特别军区	(5)
重返部队	(5)
司令员交给的任务	(11)
在集团军司令部	(16)
边境之行	(24)
新的任命	(37)
重大变动	(42)
掩护计划	(49)
最后准备	(75)
第二章 边境交战	(87)
执行“KOBO-41”计划	(87)
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95)
忠于职责	(100)
准备反突击	(110)
兵力不足	(122)
转入防御	(136)
最勇敢最顽强的人	(154)
撤向旧筑垒地域	(163)
第三章 英雄基辅	(180)
敌人打到了家门口	(180)
基辅人踊跃参军	(199)
城市的火力屏障	(208)
继续冲击	(214)
总强攻	(261)

奥库尼诺沃的失利	(287)
古德里安转向南方	(295)
两翼的战斗	(303)
在火圈中	(321)
他们继续战斗	(343)
第四章 神话破产	(369)
重建的方面军	(369)
两种不同的退却	(382)
计算与沉着冷静	(406)
克莱斯特将落入陷阱	(438)
这就是士兵的幸福!	(458)
没有司令部的参谋长	(473)
前进!	(489)
钳子夹上了	(497)
新的胜利就在前头	(507)

致 读 者

遗憾的是，有许多缓慢地、然而确实在磨损着人们记忆力的敌人，其中之一就是那无情的时间。它把过去生活中许多有趣而有益的事实，从记忆的仓库里一点一点地扫了出去。新的事件和新的印象，常常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按照另一种方式思考往事，这样一来，当久已逝去的岁月中的事情一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会与以前多少不一样了。回忆录作者常常面临许多类似的棘手问题。我知道这一点，因此没有依赖记忆，而是着手整理我的笔记，研究保存下来的文件，调查事件的积极参加者。

我写的是伟大卫国战争。它不仅会在同时代人中，而且会在我们的后代人中永远激起无穷无尽的兴趣。在这场历史上最残酷的血流成河的武装冲突过程中，特别鲜明地显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屈不挠的坚定性、苏联人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

我们怀着理所当然的骄傲心情，回顾苏军从莫斯科大会战、列宁格勒大会战、库尔斯克大会战到战争胜利的结局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毫不奇怪，应该着重描述这些战役。但是，谁要只看到战争初期事件中我军由于侵略者的突然进攻而造成的失利，谁就会产生深深的误解。不能忘记，正是这些严酷的日日夜夜，向全世界令人信服地表明，苏军在久经考验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经受任何最艰苦的考验。苏军军人的大无畏勇

救精神，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一切阴谋。

全世界都知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在不怎么困难的条件下就迅速瓦解并投降了敌人。因此，希特勒德国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占领了整个西欧。轻取的胜利冲昏了法西斯头子的头脑，滋长了消灭红军并在六个星期内征服苏维埃国家的狂妄思想。

我想告诉读者，这一强盗计划是怎样在希特勒军队从越过我国边界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破产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从战争前夕开始我的回忆，并以1941年我在乌克兰目睹的战争初期事件为基础的原因。遗憾的是，直接指挥基辅方向上战斗行动的一些著名军事首长，在1941年9月底不幸牺牲，因此，所有关于乌克兰战争初期事件的材料，只能以对事件反映不充足、不全面的文件为依据。

战争前夕，我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该军区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就改编为西南方面军。我不仅有直接参加制定战前军区作战计划，而且有机会直接参加1941年夏对我们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在苏维埃乌克兰的广阔领土上展开的战斗行动的组织指挥。

我想告诉广大读者，苏联人是在何等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作战并打退德国法西斯军队背信弃义的进攻的，他们是以怎样的英雄主义精神为祖国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促使我着手写这本回忆录。

没有什么比共同战斗和经受困难考验更能巩固友谊。但是，尽管我至今一回忆起我笔下的人物就心情激动，但我仍尽量做到客观、准确，在叙述我目睹的情况时，如俗话说

说，“不卖弄聪明”。

无论是谁，当他拿起笔描写往事的时候，他会发现，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是多么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你的上级指挥机关的行动合乎逻辑，容易说明；而其他人的行动则相反，难于解释，甚至是错误的。我想避免这种主观主义。我力争象估价自己的举动一样来评论这些或那些军事首长的行动。

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战争初期的事件，我决定从基辅特别军区战前几个月的情况开始写我的回忆录。

伟大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个日日夜夜。书中看到的只是战争的头178天。这实际上只是战争的开始，本书书名即由此而来。

在这178天里，红军不只是遭受了挫折，而且打击了敌人，学会了打胜仗。我力求以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部队为例，尽力表现这一点。

我特别试图说明当西南方面军主力处于合围威胁情况下，我们最高统帅部被迫千方百计延缓从基辅地域撤退方面军诸集团军的原因。读者将会信服，尽管我军在七十天英勇保卫战后不得不放弃乌克兰首都，但他们的抵抗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更为猛烈。经过巨大的努力，基辅—哈尔科夫方向上的宽大正面地段得以恢复。

我想消除这样一种不正确的认识：1941年10月，西南方面军部队从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一线向东撤退，似乎是因为在9月底和10月上半月的激烈战斗中遭到了失败。并非如此，我将为读者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

翻阅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浩瀚文献时，我注意到，即使是军事历史学家，也并未完全正确地想象出我们最初的一次

巨大进攻战役——顿河畔罗斯托夫城下突击计划的产生。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光荣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因此，我尽量详细地叙述，战役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实现的。

西南方面军右翼叶列茨城下的进攻是我结束关于战争初期的叙述的事件，这并非偶然，这次进攻实际上是莫斯科大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会战粉碎了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次规模不大的战役非常有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一条小河，它产生的巨流把敌人从苏联首都冲走了。

在将自己的著作交给读者评论的时候，我同每一位作者一样，希望读者不要漠不关心，而应永远记住对祖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英勇士兵。

我对我所有的战友，特别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尔涅耶夫深表谢意。尽管我军队工作和社会工作繁重，我还是能写成这本书，这应归功于他们的帮助。

作者

第一章 特别军区

重返部队

离别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将近四年了，那时我从日托米尔来到莫斯科，进入刚刚成立的总参军事学院学习。我们教学班一共13个人。朋友们开玩笑地说：这是不祥之数，别想一帆风顺。然而预言并不正确，大家学习顺利。真的，“鬼的一打”^①不久变成了普通的一打，只有一名学员因学业成绩不佳被刷下去了。

学院给了我们许多东西，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尤其是军事方面的知识。学术成就的明显标志是，我们班许多学员成了本校的教员。爱沙尼亚人约翰·别布里斯(旅级)、尼古拉·叶梅利亚诺维奇·阿尔古诺夫上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斯维里多夫上校和康斯坦丁·费多罗维奇·斯科罗博加特金上校第一批补充到人员稀少的教师队伍；他们在第一年刚一结束就转入教学工作。继他们之后，我们班的班长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克利莫夫斯基赫(旅级)和富有经验的飞行员伊万·尼基福罗维奇·鲁赫列少校也踏上了这一艰难的道路。

当我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只等分往部队的时候，突然建议我留下当一名主任教员。虽然我并不十分乐意，但还是同意了。

^① 西方人认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称之为“鬼的一打”。——译者注

任教两年，工作顺利。新的职业也已习惯，看来，我对自己的命运已够心满意足了。但是，我这个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不断的演习和征战的紧张戎马生涯中度过的人，如同游牧人想离开已待惯了的地方到别处去一样，也情不自禁地向往过去的工作环境。我不想使妻子过早地为我不安的想法而难过。其实，象所有做妻子的一样，安定的生活对她来说更为合适，孩子们能正常上学，不会常常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

我作了几番尝试，但都未能如愿，因为每次都被合乎情理的借口所拒绝。

有一次我和阿尔古诺夫交谈。我们真羡慕那些学院毕业后分到部队去的同志。B·E·克利莫夫斯基赫（旅级）离开教员工作后，当上了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我的好朋友，有魅力的安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科罗列夫上校，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军事交通部长。和我们一起学习的特罗菲缅科上校已获师级军衔，任中亚军区司令员。

“我和你，”阿尔古诺夫苦笑了一下，“快要成为干瘦的学者了。就象常说的：小说不会描写我们，歌曲不会歌唱我们。而人们倒会议论我们……那些无能的理论家们会说我们脱离了部队生活……我们有什么过错？”

我想反驳说，当一名总参学院的主任教员，同样是很高的荣誉。但是不由得产生了另一种想法。的确，不知为什么我们有人往往不重视在高等军事院校、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甚至总参谋部工作的指挥员。这就使一些年轻而能干的军官不愿意到中央机关，担心三、五年后会“落后”于毕业后分到部队去的同志。

当时，在高等院校和中央机关工作与在部队服役的人之

间的这种地位差别，足以引人注目。我在学院里的四年中，学院教员很少有人提级进衔，而当时他们的学生们却飞黄腾达。

我和我的老朋友米哈伊尔·伊里奇·卡扎科夫一起从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来到学院，他现在是有名的军事首长、大将。我记得他那时是少校。一年后，米哈伊尔·伊里奇中断学习，去中亚军区。又过两年，我有机会高兴地祝贺他受领师级高级军衔。

以前常常如此。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仍然如此……

“你听说没有，”阿尔古诺夫问我，“朱可夫大将将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司令员？给他写信，怎么样？难道他不帮老同学的忙？你又不是要求去莫斯科，而是去部队……”

我思考着朋友的建议。的确，我和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早就认识。有段时间我们两人都任骑兵团长，而1924—1925年，我们又一起在列宁格勒骑兵学校学习。但是，即使是这种事情我也极不愿意利用私人关系。碰巧正在这时，我的同学鲁布佐夫少将突然来莫斯科搬家。我们曾一起在学院学习和任教。数月前，鲁布佐夫前往部队。他是个有才能的人，司令部工作的老行家（他是在任步兵军参谋长职务时到学院学习的）。相逢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

“嗯，你现在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来着？”我问他。

“在朱可夫身边，”他自豪地回答，“当作战部长。”

“哎，你真走运！可我怎么也没机会冲出去。”

“你听我说，”鲁布佐夫兴奋起来，“找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他会帮你的忙的。他非常了解你。总之，赶快写封信，我亲自转交给他。”

事情就这么定了。信写得很短，就象一份报告：“整个服役期间都在部队，具有归队的强烈愿望……愿意干任何工作。”

写这封信并不单是渴望变动地方。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欧洲进行着战争。千方百计把法西斯德国引向东方、导向苏联的英国和法国，如今自己被迫反击德国的进攻。它们推行奸诈政策，结果自食其果。我国政府同英国和法国谈判共同努力制止法西斯侵略者的一切尝试都毫无结果。这些国家的反动政府打算从政治上孤立苏联，将苏联置于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打击之下。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英明制止了这一威胁。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粉碎了国际反动派借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之手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次尝试。

当然，谁也不会相信，德国法西斯政府会长期地坚持睦邻立场。苏联人知道，法西斯分子对工农国家怀着兽性的憎恶。然而，苏联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而且使我国人民为加强国防实力赢得了必要的宝贵时间。

记得在总参军事学院的教员和学员中，关于欧洲战争前景的争论越来越多。许多人直率地说，希特勒匪军在打垮法国之后会转向东方，对付我国。

所有的谈话中都流露出绝对不能相信德国希特勒政权爱好和平。同志们寒暄之后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战争会怎么样？”

尼古拉·吉洪诺夫在他的一首诗中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警惕性：

一个伦敦人拖着沾满沥青的湿毯，

走进了他的防空洞里，
口袋里装着冰冷的房间钥匙，
而房间已变成带刺的垃圾。
可我们还在指着地图教课，
夜晚梦见的却是考试试题……

是的，我们知道，梦想统治世界而失去理智的法西斯主义，今天轰炸英国的和平城市，明天会更加疯狂地把炸弹投到我们头上。

当你邻国的和平居民在流血，当他们的房子变成废墟的时候，你能安宁吗？苏联人不安地注视着西方的事态。“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这一流行语使人们想起了危险。1940年夏天起，我国西部大部分边界实际上已经与希特勒德国这个危险的邻国接壤，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常备不懈。

忐忑不安的心神一直纠缠着我。正因如此，我想尽快重返部队。不论到哪一个西部军区我都高兴，我入院前所在的基辅军区更是吸引着我。我知道，在这动荡的形势下，军队尤其需要在总参军事学院受过必要的战役训练的指挥员。

正当我等待着基辅方面回音的时候，学院门诊部让我到基斯洛沃茨克去疗养。我欣然同意，一是因为没课，二来我想，增强体质，有益无害。三天后，我已在欣赏着基斯洛沃茨克的奇丽风光，洗着清爽的纳尔赞矿泉水淋浴了。天气格外晴朗，每个疗养者都尽力设法让机体多吸收一些“太阳卡”。

在治疗的空闲时间里，我喜欢攀登疗养员最喜欢的、有名的“空中教堂”。享有这一富有诗意的称誉的是一个美丽如画的高地，上面空气异常清新，在此可以眺望令人心醉的疗养城及其周围的群山。在疗养的人们中间，我遇到了许多熟

人。我们这些军人，即使是在闲暇的时候，也免不了谈论部队工作，谈论欧洲局势。

同志们满意地谈起了新的国防人民委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的紧张活动，谈到他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准备程度，加强部队纪律。来自基辅军区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少将，津津有味地讲述了开始组建机械化军和正在用新式优良车辆取代过时的坦克等情况。

休假的日子一晃而过。然而就在休假的时候，我也无时不在捉摸：朱可夫会怎样答复我呢？眼看希望渺茫的时候，来了一份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根据他的申请，人民委员调我到基辅特别军区。命令我立即动身前往基辅。

在莫斯科，干部部里，我看到了人民委员关于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的命令。还让我看了院部给我作的最后鉴定。

有时会遇到谚语所说的“嘴甜手辣”的人。对我们教研室主任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中将可不能这么说。他倒是“嘴辣”得很：对工作中的小小疏忽从不放过，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年轻的教员。因此，我没指望他对我的好评。可是当我看到他亲自写的鉴定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多夸奖的话，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这是在说我吗？鉴定的结论是这样的：“完全能够胜任工作，可授少将军衔”。

而这些好话都是一个我们一向认为最不轻易夸奖别人的人讲出来的。

开好了介绍信，收拾好了必要的材料，我于9月的一个傍晚告别了家庭。这是我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第一次与家庭分离。儿子和女儿已经开学，而且这次任命如此突然，以至

未涉及携眷动身的事。

司令员交给的任务

第二天我已在基辅契卡洛瓦大街，军区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指挥员，在他的军服领章上，三颗矩形标志闪闪发光。

“一级营政治委员谢尔盖耶夫”。他自我介绍，“一级”两个字说得很重。

干部部部长当时不满三十岁，而看上去还年轻些。但他却已经具备了某些老干部所特有的倨傲语气和傲慢态度。

“关于您的事情，司令员已经对我谈过。您先办手续吧。明天十一点钟给我来个电话。我将通知您，司令员什么时候能接见您。”

告辞了谢尔盖耶夫，我来到了旅馆。傍晚我漫步街头。我并非头一次来基辅，但它那绿茵环绕的漂亮建筑，从丘阜递降到第聂伯河河边的美丽如画的一层层街道，每次都使我赞叹不已。第聂伯河宽阔、奔放，常常披着一层银白色的薄雾。舍林说得好，建筑学是静止不动的音乐。当你欣赏着基辅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吸收历代建筑师的灵感时，你会为这座城市的完整性惊叹不已。古式建筑和新式建筑交错林立，相互协调。因此，尽管各种建筑式样混合在一起，城市仍然能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当你漫步在基辅街头时，你仿佛会看到无生命的石头也复活了，你仿佛会听到令人陶醉的乌克兰歌曲。

夜晚，我充满激动，久久不能入睡，所以第二天起得比往常晚。于是，我哪儿也没去，反正十一点钟以前什么也干